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大唐新語

第三十一章 總論

史冊之興，其來久矣。蒼頡代結繩之政，伯陽主藏室之書。晉之董狐，楚之倚相，皆簡牘椎輪也。仲尼因魯史成文，著為《春秋》。尊君卑臣，去邪歸正。用夷禮者無貴賤，名不達於王者無賢愚，不由君命諸無大小。人邪行正棄其人，人正國邪棄其國。此《春秋》大旨也。故志曰：仲尼成《春秋》而亂臣賊子懼。又曰：撥亂世反諸正，莫近於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憑義以制法，垂文以行教，非徒皆以日繫月編年敘事而已。後之作者無力，病諸司馬遷意在博文，綜核疏略，後六經而先黃老，賤處士而寵奸雄；班固序廢興則褒時而蔑祖德，述政教則左理本而右典刑。此遷、固之所蔽也。然遷辭直而事備，固文瞻而事詳。若用其所長，蓋其所短，則升堂而入室矣。范曄紉公才而采私論，捨典實而飾浮言。陳壽意不迨文，容身遠害，既乖直筆，空紊舊章。自茲已降，漸已陵替也。國家革隋之弊，文筆聿修。貞觀、開元述作為盛，蓋光於前代矣。自微言既絕，異端斯起，莊、列以仁義為芻狗，申、韓以禮樂為癩疣，徒有著述之名，無裨政教之關。聖人遺訓幾乎息矣。昔荀爽紀漢事可為鑒戒者，以為漢語。今之所記，庶嗣前修。不尚奇正之謀，重文德也；不褒縱橫之言，賊狙詐之。刊浮靡之詞，歸正也；損術數之略，抑末也。理國者以人為本，當厚生以順天；立身者以學為先，必因文而輔教。纖微之善，罔不備書；百代之後，知斯言之可復也。